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第十部

國殇

李戈瑞

著

抗战中的血色交通线

抗战交通线，我们的生命线！

海、陆、空抗战交通线上的生死较量

我们对封锁、绞杀毫不畏惧！



团结出版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第十部

國殇

李戈瑞 著

抗战中的血色交通线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殇：抗战中的血色交通线 第十部 / 李戈瑞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26-2407-8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交通运输史—史料—中国—1937~1945 IV. ①E296.93②F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4911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X240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325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2407-8

定 价：42.0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前 言

日本和中国都是作为被侵略国开始近代转型的。

不同的是，日本从被入侵的阵痛中感受到了快感，他们立即转身向西方学习，很快融入西方体系当中，并成功成为列强俱乐部中的一员。而中国则一直沉浸在外界对自己旧有体系冲击后的痛苦转型之中，迟迟不能自拔。

于是，自以为强大的日本妄想吞并中国以图称霸世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一方面命令侵华日军沿华北的几条主要交通线发动疯狂进攻；一方面派出兵力对中国沿海交通线进行封锁，进攻并占领中国最大的进出口海上通道——上海，妄图切断中国争取外援的所有通道。对于绝大部分军火及战略物资都要依赖进口的蒋介石政府来说，切断了国际交通线，就等于切断了抗战的生命线。于是，从全面抗战伊始，围绕抗战交通线的争夺，中日两国展开了一场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决斗。

恩格斯曾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相比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而言，现代战争对交通线更为依赖。现代交通工具的运用，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向战场集中大量的兵力和作战所需物资，还可以增大战略机动性和战场回旋度。抗日战争中多次大会战都是围绕着对交通线的争夺而进行的。八年抗战中，日军凭借优势的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实施一步步的封锁加绞杀的战略，以图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能力。而中华民族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则利用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的手段与侵华日军进行对抗。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70年前，全人类战胜德日法西斯的历史进程，如果说是由美英加中等盟国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从而吹响了向柏林进攻的号角，打开了一扇胜利之门，那么，中国抗战中的交通线，则是一条“通向东京之路”的战略，以守为攻地打开了东方主战场胜利的另一扇门。

抗战中的交通线对夺取中国抗战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抗战中的许多交通线，都已经成为战争年代的缩影和历史的标识。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当我们从抗战交通的视角再次解读那场战争时，战争本就狰狞的面孔后，另一种惊心动魄的较量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由海向陆的蓝色生死链——被封锁的海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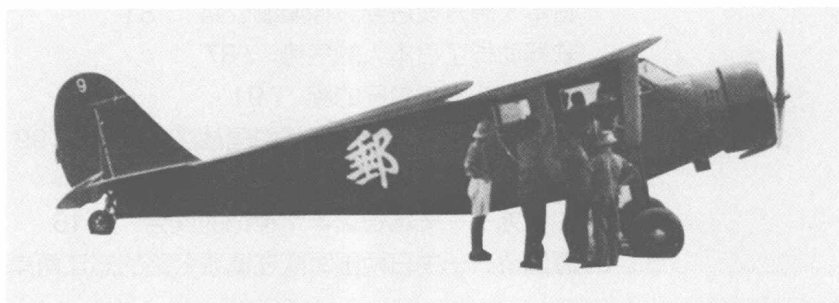
- 天津：阴冷的武士之刃划破了暗幕 / 2
- 上海：一座血肉熔炉 / 10
- 江阴：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次海空对战 / 19
- 沪宁线：狼烟吞噬了整个江南 / 26
- 从山海关到汕头：江山的一半没有了水 / 31
- 粤汉线：武汉成为抗战的分水岭 / 37
- 广九线：广州成为最后一个沦陷的沿海大城市 / 45
- 海南：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 55
- 香港：黯然失色的东方之珠 / 62

第二章 燃烧的血途——铺筑滇缅公路

- 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 / 72
- 铺石、铺路、铺血肉 / 77
- 日本人想方设法要毁掉滇缅公路 / 81
- 软弱助长了日本人的气势 / 87
-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 91
- 美国派了一个倔老头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 99
- 滇缅路保卫战 / 107
- 仁安羌——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误会 / 116
- 惠通桥——中日两国军队在滇缅公路的怒江两岸对峙 / 125

第三章 喜马拉雅山上的战鹰——飞越驼峰航线

- 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另一扇窗 / 134
- 中国民航与美军在驼峰上展开一场特殊的运输“竞赛” / 140
- 危险并不只存在于南线和北线上 / 147
- 地狱门前的探路者 / 153
- 日军捅了“驼峰”边上的马蜂窝 / 159
- 各有各的打算 / 164
- 盟友之间的争吵 / 170
- 战争中难以琢磨的女人 / 175
- “超级空中堡垒”给日本带来了恐惧！ / 181
- 西天取经以待降妖伏魔 / 191
- 最后的巡礼 / 197



第四章 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复仇——打通中印公路

此路通往东京 / 206

从“鬼门关”到“耗子洞” / 213

破解“死亡之谷”诅咒的中国旋风 / 219

浮动的孟拱河谷 / 233

“飞虎将军”差一点儿毁了中印公路 / 243

密支那是个带毒的蜜罐——接通雷多公路 / 251

八莫风云之临阵换帅 / 260

塌陷的松山 / 269

火狱中的腾冲 / 277

“龙师团”的埋骨地——龙陵 / 283

输油管道世界中的“王者油管” / 290

庆典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美 / 298

附录一 / 309

附录二 / 315

附录三 / 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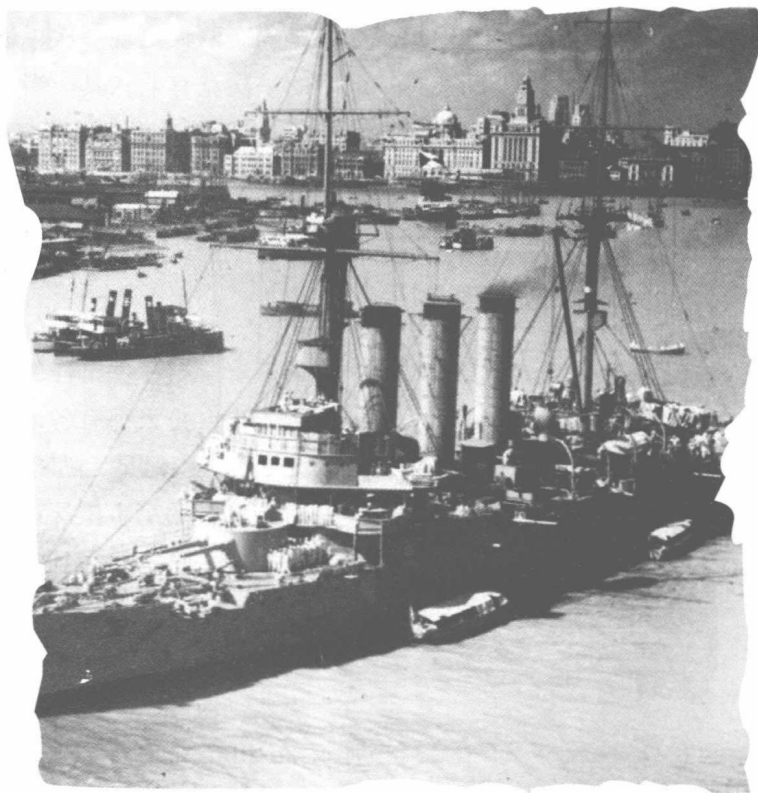
后 记 / 332



第一章

由海向陆的蓝色生死链

——被封锁的海岸线



1937年7月11日，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抵上海。
当天午后，日军在舰上举行特别警务会议，
商讨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向上海发动进攻！

天津： 阴冷的武士之刃划破了暗幕

1937年，灾难不断降临中华大地。

开春伊始，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连续出现两件十分诡异的事。这两件事甚至惊动了天津市市长、第38师师长张自忠。

先来说说第一件怪事。昔日缓和平静的海河上，近日来波澜骤起。河道上陆续出现一些浮尸，起初是隔一两天出现一次，逐渐地每天都开始出现，最少时有两三具，最多的一次竟有七八具。当人们打捞起这些浮尸时一看：一个个尸体都穿戴整齐，面部变形、眼睛突出。可以判断，这些死者生前都处于惊恐状态之下。更奇怪的是：这些尸体全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男性，没有女性和儿童，这件事立即让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谣言的恐惧之中。老人们都不停叮嘱小孩不能去往河边，免得被“河怪”给夺去了魂魄。



李文田，字灿轩，河南浚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曾任西北军团长、旅长及兵工厂总监等职。第29军重建时任第38师副师长；同年底驻防天津，任市公安局局长。

紧接着是第二件奇怪的事。天津日租界的海光寺内，每天都有各地赶来的大批日本兵到此处汇集。但是，随着兵力的不断增加，日军每天例行的军事操课训练和口号声竟越来越低。似乎日本兵来到海光寺后都原地蒸发了一样，这让当地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两件事让天津市的百姓人人自危。

不久，张自忠将警察局局长、第38军副师长李文田、市府秘书长马彦翀、保安总队总队长宁殿武等军警要员召到市府办公室，议一议近来接连发生的怪事。

张自忠问李文田：“灿轩，你作为警察局长，海河浮尸案，查得如何了？我看一些报纸说，死者都是吸鸦片的人，因为瘾犯了无钱买毒品，自己投河自尽的。但从打捞上来的浮尸来看，他们根本不像是生前吸毒之

人。”

实际上在来此之前，一向办事干练高效的李文田早已将案情调查清楚。但因为事关重大，为了稳妥起见，在将事情真相公布之前，还需要搜集更多有力的证据。李文田见张自忠亲自过问此事，就将事情原委如实道来。

他说：“经我们调查，浮尸案中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实在太过特殊和敏感，不便……”

张自忠性情向来火爆，他看李文田说话吞吞吐吐，立即说：“直管说，我们之间还忌讳什么？”

李文田这才接着说道：“所有证据都显示，这些人皆为海光寺内的日本人所杀。海光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日本人为了在兵营里构筑工事，以各种名义将河北的青壮年骗去为他们修筑工事。日本人待工事构筑完成之后，为防止秘密泄露，便将这些中国壮士杀人灭口，抛尸于海河内。”

马彦祥也立即补充道：“日本人在天津，向来目中无人、横行霸道。长久以来，他们贩卖毒品、开设妓院、收买操纵汉奸、越界抓人，甚至故意在市府门前撒尿，藐视我国民政府权威。”

张自忠听后，气得咬牙切齿，但冷静一想，现在还不到和日本人算账的时候。不久前，顶头上司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秘密会议中曾向他们传达过蒋介石从庐山传来的绝密指令。蒋介石认为，以当前中国之国力，还需要集蓄一段时间的力量后，才能与日本人一较高下。国民政府已与德国签订密约，准备争取时间武装80个精锐师，其后再择机与日决战。蒋介石准备采取一种卧薪尝胆的姿态与侵华日军周旋。最后宋哲元还引用了蒋介石的原话，说：“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

张自忠也非常认同蒋介石对时局的判断。他只能强压着怒火对李文田说：“日本人着实可恨，虐杀我无辜百姓，在我辖区内制造恐慌。但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人翻脸的时候，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还是从长计议。我会与报界联系，让他们尽量缓解民众的紧张情绪。先不

要让百姓知道此案的幕后黑手，免得破坏了我们抗日的全盘计划。”

李文田连声答应。

张自忠接着问保安总队长宁殿武说：“最近日军频繁调兵来津，但兵力却好似去无踪影。宁队长，你可有这方面的确切消息？”

宁殿武起身说道：“经我方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近日来，大批日军从塘沽登陆后换乘汽车去兵营。实际上，狡猾的日本人是在用疑兵之计。他们每天白天大摇大摆地从塘沽乘汽车沿马路而来，故意让沿途中国人看到，以起到对中国人的威慑作用。到了夜里，这些日军又换便衣携带军装再乘火车回到塘沽。待第二天再次换上军装乘汽车来到海光寺。如此一来，不知虚实的百姓便以为日军在不断增兵，对日军的肆意妄为更是敢怒不敢言。”

张自忠连连感叹：日本人实在太过阴险。看样子，我们还须小心提防，中日之间迟早得有一战！

1937年6月以来，日本侵华的步伐明显加快。

天津海光寺内比以往显得更加繁忙，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频频来到华北驻屯军兵营，与田代皖一郎召开军事会议，意图加紧策划扩大侵华战争。

6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满洲铁路局、海军中央部等军界重要人物，齐聚大连共商与中国开战事宜。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会上说，从1933年春季以来，我军攻略热河、进击关内，及《塘沽协定》等一系列事件，使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再次兴起和激化。

田代皖一郎说：“在华北，这两年中国军队连续挑起了反满抗日事件，尤其自1935年秋以来，由于华北分治工作的进展，连中方签过字的《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其中修津石铁路的项目也遭到中国方面的拖延与反对。现在不仅华北，甚至华中和华南抗日运动也日趋激化，两国邦交呈现紧张局面。”

植田谦吉甚至在会议上赤裸裸地叫嚣说：“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一旦与中国开战，日军在三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中国。”

日本海军虽然与陆军一直矛盾不断，但在对华开战问题上却不甘其

后。海军中央部向下村司令官说：“海军中央部为防华北事态恶化，对各舰队、航空队等正在进行严格训练。目前已把飞机用燃料急速集中到佐世保。且将第13驱逐队分配在大沽和天津，只等华北战事开始。”

日本军界已全面做好与中国开战后增兵的准备。

6月30日，日本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文磨组阁。最初时，日本的文职领导人并不想占领中国，只想从根本上掌控中国。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与中国开战，可能会陷入中国的泥沼中无法脱身。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却迫不及待地想在中国的大地的肆意驰骋。毕竟，从1895年以来，日本在各个战场上都攻无不克，扩张势头大有不可阻挡的态势。

三天后，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他认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需要再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即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以一个日本兵失踪为由，向宛平城发起进攻，惊天动地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军参谋本部凭此确认，全面占领中国的良机已经到来。

随后，日本开始转入举国战时体制，日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向中国华北开进，在两个月内消灭29军，再用三四个月消灭国民政府。同时，日本裕仁天皇钦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病的田代皖一郎，为新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7月12日，香月清司抵达天津。他到天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消灭驻守平津的第29军。

日军像一头饥饿的野兽，悄悄地蛰伏在平津地区伺机待发，而宋哲元所率领的29军却仍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依然幻想着能向往常一样，在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继续游走，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

7月28日，天津的天空一片阴霾，空气沉闷炎热，海河水喧嚣着汨汨涌向渤海，一切都显得那样躁动不安。一清早，第29军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便急匆匆冲到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家中。

李致远见到李文田便问：“副师长，你收到消息没有？昨天，从天

津出发的日军华北驻屯军，已到达北平，在广安门与我们 37 师的兄弟们干起来了。宛平都打了十几天了，现在廊坊失守，平津交通断绝，而我们还在这里还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现在如何是好？”

李文田说：“兄弟少安毋躁，我正召集了几个同人一同商讨此事，请耐心等待片刻。”

果然，没过多久，马彦祥、宁殿武、第 38 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和 112 旅旅长黄维纲，相继来到李文田公馆会客室。

李文田待人都聚齐后，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各位兄弟，如今北平已经和日本人接上火了。现在叫你们来，就是请大家一起商量，我们在天津打不打日本人的问题。如果要打，什么时候打，如何打？”

马彦祥一向小心谨慎，他说：“1933 年长城抗战失败的教训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宋委员长曾说过，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但必须保证寸土不失。蒋委员长曾反复交代宋军长‘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在用兵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须得到上级长官的明确命令才行，切不可鲁莽行事！”

李文田解释道：“现在通讯联络已终断，我们也和张师长失去了联系。前日，张师长赴北平时，已将天津军政事务交由我负责。我自知责任重大，不敢妄自做主，现在就是想多听下大家的意见。”

宁殿武早就对驻天津日军的胡作非为看不过眼了，他说：“日本在三十多年前因辛丑条约的关系，获得了在天津的“驻军权”。天津只许日军在租界内驻兵，二十里以内不许中国驻扎军队。在我们的国家，不准驻守自己的军队，这算什么事嘛？如果对日军发动攻击，我们保安大队倒是有不少便利条件。”

刘家鸾是东北军出身，对日本人早就充满了仇恨，但由于很难看清当前的时局，他只能投石问路地说：日本一直把天津视为其侵华阴谋的跳板和基地，这不仅因为天津是华北联结东北和华东的咽喉要道，更重要的是日本本土相联系的海上交通枢纽。

马彦祥对于日军的实力依然十分忌惮，他接着说：“据我了解，日军在天津的东局子日本飞机场停着三十余架飞机和一个中队步兵、海光寺驻有一个联队十多门炮、天津总站和和东站还有一小队日军。在大沽

口外还有日本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山海关和廊坊也有日军。北平以南的丰台等地也有日军兵营。我们周围全都是日军，如果与他们动起手来，只怕我们会失去更多的地盘。”

李致远不喜欢听到“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他“噎”地一下站了起来，说道：作为军人就是以战死沙场为荣。作为军人，吉鸿昌将军在收复多伦战斗中亲自上阵、赤裸膀臂，手提大刀与日军拼死肉搏。难道大家不记得他的那句名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今晚老子就要去灭掉海光寺里的日本人。

李文田见李致远情绪越来越激动，立即从中调解，缓和气氛，他说：“李旅长，你不要激动。马秘书长说得确实很有道理。依我掌握的情报来看，日军目前驻天津的兵力应该不超过 5000 人。而我们诸位手中的兵力加在一起，应该在 1 万人以上。如果正确把握好时机，消灭天津的日军，还是有把握的。”

李致远涨红着脸说：“还等什么？如果现在不打，等到日军兵力增加，我们想打也无法打了！”

刘家鸾仍不急于表态，只是对当前形势进行客观地分析：如果与日军在天津开战，必须要行动迅速，一举消灭日军。否则他们援军一到，我们会陷入重围，受到内外夹击，有被消灭的危险。

宁殿武也站起身来说：“要干就干，来个攻其不备，先下手为强，打了再说。”

黄维纲却强调要等到上级命令再行动。

会议上始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不能轻举妄动，另一派则说能否抓住战机是关乎数万军人生死存亡的大事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七个人争论了十多个小时，意见仍无法统一。

正当会议陷入僵局之时，侍卫敲门而入送来一张电报。

李文田拆开一看，面上愁云散去。随即，李文田便说，张师长来电，我读给大家听一下：“我们都受国家豢养多年，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责，方对得起国家。刻我任北平城防重任，津市府事务，令彦翀负责，驻津附近各军，由李文田就近指挥。我以身许国，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把握时机。”

李文田继续说：“张师长明确让马秘书长和我，在关键时刻对天津的事务进行决断。我看，在座的正好是7人，不如大家投票决定，是否对日军动武之事。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拥护。”

经商议，会议决定主动出击日军。

目标已定，军事上如何进行，就完全由李文田来决定了。

李文田朝外一看，发现天色早已暗了下来，月光透过门窗的间隙水银般倾泻到了房间里。他揉了揉眼睛，接着便坐了下来。其余六人也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李文田对行动方案作出具体部署。

李文田在重大军事行动前，总是习惯地闭上眼，回想一下各种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画面。随着头脑与外界的联系，事情发展走向也逐渐清晰明亮起来。“就在今晚！”李文田突然睁大了眼睛，他挥了挥拳头，再次强调道：“29日凌晨1时，发起攻击！”

随后，参会七人迅速形成决议：1. 由李文田担任总指挥、刘家鸾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驻天津的第38师和地方保安部队。2. 对参战兵力做出部署，宁殿武指挥保安总第1中队攻取天津东站（今天津站）。祁光远指挥手枪团，配独立第26旅1个营及保安总队第3中队向海光寺日本兵营攻击。李致远指挥独立第26旅，配保安总队第2中队，负责攻占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之间的交通指引和疏导。驻地离天津较远的黄维纲作为总预备队。3. 在对日发起攻击的同时，通电全国。

会议结束时，已经晚上10点钟了，离规定发起的战斗时间只有短短3个小时。大家各自按照部署迅速调集部队向各处日军发起攻击。各部队还给每个参战人员发了几张大饼，并在军用水壶中灌满绿豆汤，以备持续作战和转移之用。

战事之初，形势对中国军队非常有利。日军停在东局子机场的10余架飞机被烧；日租界的日军被三面包围；海光寺兵营里的日军在工事内抵抗等待援军。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日本驻华使馆发去急电称：从29日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畏惧的状态。

7月29日清晨，李文田按事先部署，对外界发布公电：

南京委员长蒋、各院会长官、北平委员长宋钧鉴：各部长、各省市政府、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各军长、各师长、各旅长、各法团、各报馆、及我二十九军全体同仁钧鉴：

自卢（沟桥）案发生后，我宋委员长（宋哲元）始终为爱护东亚和平维护人类福祉一再容忍，乃敌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敬祈各长官、各父老迅予援助，共歼役（彼）虏。临电神驰，无任惶悚。

天津市各部队临时总指挥李文田、副总指挥刘家鸾、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祥（同）叩，艳二十九日。

经过十余个小时激战，作战目标基本完成，但因海光寺日本兵营的防御工事太过坚固，始终无法攻克。

日军参谋本部收到华北驻屯军受到中国军队攻击的电报后，立即派出空军和海军迅速向天津增援。29日下午起，日军空中力量开始对天津总站、市政府、南开大学等地的中国军民进行轰炸。仅天津市军民损伤惨重。

同时，日本永野联合舰队长官接到大海令机密1号。据此，他们发布联合舰队电令作战第2令，迅速增兵华北，“于平津地区膺惩中国军及确保该地区各主要地点之安定。”很快，联合舰队第2舰队长官吉田接受命令，运送日军第10师团从神户出发，登陆塘沽。

29日晚，从北平等地前来支援的日军也来到天津。李文田也收到宋哲元的指示，将分散在天津的队伍收拢集中，撤出市区，赴静海一带继续予以日军打击。7月30日天津市区被日军占领。

李文田率领中国军队在静海地区继续抵抗日军。在减河上的一处铁桥上时，他决定派出大刀敢死队。由于中国军人的刺枪术不敌日军，所以常用长柄将大刀接长三尺，如此一来在白刃肉搏战时就可占据有利形势。敢死队在出发之前一起合唱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